



合 結

駢 晉

叢 文 月 七

七月文叢

胡風編

結

合

晉駢

• 一九四九 •

叢 文 月 七

合 結

刊 行 期	印 刷 者	出 版 者	發 行 人	編 者	作 者
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再 版	光 藝 印 刷 廠 上 海 江 浦 路 五 七 弄 一 四 九 號	海 燕 著 上 海 中 央 街 二 四 號 二 一 一 室 北 京 宣 內 智 義 伯 大 院 一 五 號	俞 鴻 模	胡 風	晉 駝

★有版權★

目次

我愛駱駝	一
蒸溜	六
生長	二四
結合	三九
李校長	六三
尉遲先生底苦悶	七三
兩條路	七六

我愛駱駝

馬是牲畜裏邊的貴族，太姣嫩了。騾子和大個的馱子呢？又多半有些怪毛病。牛是挨一鞭子快兩步的，只有中國式的紳士們才配去愛牠呢。小毛馱比較好些：那怕是沒有路的荒山，牠也可以通過；如果牠發覺你從後邊趕上來了，牠就會自動的讓路給你，決不害怕你越過牠去橫給你一個屁股。不過呢，牠對那些迎面走過來——雖然在一條路上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去的人或是什麼，也那麼客氣的躲閃着，那就有些討厭了；再說，牠又不能走太遠的路。最好的，自然還是駱駝了。

牠（駱駝）曉得，牠的生活的全部，就是馱載和走路。那麼，就馱，就走好了，用不着誇示或者鳴冤的，所以牠不叫嚷；並且在脊梁上生就了一副鞍子——駝峯，只要牠還沒有死，永

遠不會往下卸。

牠曉得，牠這馱和走的任務，和別的什麼的任務，是同樣的莊嚴，同樣的偉大。各走各路嗎，在路上是不必做出那虛偽的客氣的；同時，牠佔據着的也不過是最低限度的空間，決不會橫衝直撞的妨礙着誰。

牠曉得，不是自己可以馱得完的，只要結起隊來，牠們的中間，就有一條繩貫通着。大家不拖不拉，大踏步的走向前去，像有誰喊着「——二——一」。領頭的那一匹，聽說受些優待的，可是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神氣。

夜裏牠都可以走，白天當然沒有問題。

給養嗎？請不必特別費事，牠會盡可能的攜帶在自己的肚子裏。

休息的時間，就是牠咀嚼的時間；咀嚼增加了新的力量，牠就重新站立起來。

在平原的鄉村裏，我看見過牠。那是「賣野藥的」（註）一到，在我們——這些騎竹馬

註：騎着駱駝到我們那裏——魯西北一帶來賣藥的南方人。農民們一面向他們買藥，一面又相

信他們會破壞風水。

的小傢伙們，比來了耍猴子的還高興呢。男人們吸着早已熄滅了火的煙袋，死盯着那手腕子上戴着手鐲子一樣的鐵鈴鐺的賣藥人，看他有沒有破壞風水的行動；女人們細數着手裏的銅元，嘆息着藥價高；我們也比賽着擠過人們的大腿，我們是去看駱駝——看那一賣野藥的「騎來的一匹或者兩三匹駱駝。」

牠們個兒真大呀！牠爬伏着，我們還看不見圈子那邊的人腦袋呢。才上來，我們心跳着。可是，只要你不侮辱牠，靠近點兒，不要緊。那一張一閉的大嘴，那遲鈍而和善的目光，讓我們記起那慈愛的祖母們。真的，牠沒有一點兒看不起我們這些鄉下孩子的神氣。如果給牠投進嘴裏一塊食物去，牠就放心的接受了，還是那麼一個勁兒咀嚼着。這說明牠已經把我們看做一羣可靠的小朋友，不像那狡猾的貓開半天味道才敢相信我們。牠也不像猴子那樣，見大人就怕，見我們就抓——或者是做出一個可怕的鬼臉。

在荒山上，在城市裏，我看見過牠。那是我們在太行山上打過一個勝利的殲滅戰之後，牠們——敵人帶來的一百多匹駱駝，滿馱着彈藥，黃呢大衣，天皇御賜的香煙——到我們這邊來了。也許有人以為牠們不會走快吧，其實呢，不對。牠們那裏像俘擄呢，簡直就像一批

反正的皇協軍敵人的飛機趕到戰場上來轟炸敵人的屍體的時候，牠們就自動的加快了脚步。雖然那亂石頭道使牠們很吃力，究竟是迅速的離開戰場了。

往後方送牠們的時候，經過了不少的城市。我以為牠們是從沙漠裏來的，沒有見過世界，一定會被城市的風光引動了的。其實呢，又不對。看吧，牠們還是那麼大大方方的從城門走進來，走出去了。道旁觀衆們慶祝的呼喊，商舖裏，小攤子上各種各樣的貨色，都不能引起牠們絲毫的注意。牠們只知道一件事：向前走！

從念過「浩浩乎平沙無垠……」開頭，在一個很長的階段裏，我總是把沙漠和古戰場聯想在一塊兒，覺得人一到沙漠，可就完了！後來聽說牠們可以大踏步的在裏邊走過來，走過去，才治好了我的「恐沙漠病」。可惜，我現在還沒有真的到過沙漠，想不出在那天沙一色的死一樣的白茫茫裏，颳起一陣風，連太陽都失了顏色的時候，鈴聲自遠而近，那一道活動的灰色的綫條——駱駝隊——究竟給宇宙增添了多少生氣。

人沒有痛苦（那怕不是個人的痛苦）大概不會革命吧？我的痛苦呢，又多一些——「我們的」再加上「我的」，有時就鬧失眠病。但是一聽到那叮噹叮噹的駱駝的聲音，擊

破了那寂靜的黑夜，就容易睡過去了。真的，比在搖籃裏或者在病床上聽母親的或者愛人的催眠曲更有效些。因為在這時候，我的痛苦，常常變做一團火，被慚愧壓在我的內部；這慚愧，就無限制的長大起來。

我愛駱駝，牠能够給我力量和勇氣。

我愛駱駝，牠督促我反省，讓我看見我自己還是這樣的「差的遠呢！」

我愛駱駝……

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八日

蒸溜

一

我正在起草××決議連隊教材，突然，院子裏吵嚷起來了。坐在我對面的教育科長，有些驚慌的掩起他在讀着的文件。可是接着他就笑了，說是「王發同志來了！」——這位王發同志是他常常比做水滸傳上的魯智深的。我好奇的跟着他跑出去看。

在嚷着的原來只是一個人——站在院心，背對着我們。他高高的個子，寬寬的肩膀，正在踩着腳：

「……這，這，我是幹這個活落的人嗎？我我倒要問問汪政委……」

「是王發同志嗎？」汪政委在屋裏悠閒的說：「進來。」

他把水壺背包……從身上用力的扯下來，幾乎撞在門旁的一棵小石榴樹上，進去了。窗台上擠滿了人頭。

「敬禮！！——我向上級提過幾次意見，我說『我硬是要幹排長，老子呀！我幹不成指導員！』他們硬是不接受——一天囉哩囉嗦，這個那個……」

我撥開眼前的一塊破窗紙，把他看清楚了他那滿長着短鬚髭的臉，是扁平而黃瘦的，比不上魯智深那樣黑胖。

「他們說我一貫的是『軍閥殘餘』——我從前是有些『國濤路綫』現在並沒有『打罵現象』啊！四班的那個傢伙，又不是新戰士，老是吊而郎當，我說『老子呀……』喊他立正站着，他硬是不！我在他的肩膀上捏了一下。他又不是婆娘，哭好！——又不許打罵，我有啥子辦法？我就摸起一把砍刀，在他的脖子上比量了一下，我就是比量，並沒有真殺呀！他們鬪爭我——我不接受；他們關我七天——七天呀……」

「你停一停，我問你——你停一停嘛！」汪政委推開書本，站起來大聲的問：「你說用

脚「踢」算不算打人！？」

「那，當然是——可是我並沒有……」

汪政委對誰都沒有發過脾氣；而王發，還是那麼一股勁兒的搶着嚷。我們滿院子的人，都像害怕一個頑強的小弟弟氣壞了母親似的對他氣憤着。

「脚踢算打人，你把戰士的肩膀都捏腫起來了！」汪政委和他搶着說，「把打人換了個新花樣就不算打人了嗎！？」團上關你七天是根據我們的指示——你不能當指導員？我看你將來還能當政治委員哩。」

「我，我認不得字，不能上課呀！這樣分配工作，哼……」

「你不肯下水一輩子也不會泅水的——同志！這是決定！」

王發把話和氣同時吃力的抽回去。他那隆起的胸部隱隱的起落着，他那低寬的鼻子裏像吹着一個破了的哨子，他那一對兇惡的大眼珠子似乎要瞪向眉毛的上邊去；顯然的，不怕任何壓力——那怕是山從他的上空倒下來——他是被他內部自發的一種巨大的力量箝制住了。

汪政委重新坐下來，那虛胖的臉上，漸漸的又恢復了慈母一般的顏色；近於嚟叨的，一條一條的數落着王發——中心意思是不愛學習，不求進步，不肯做政治工作，是違反黨的利益。汪政委解決別人的問題，向來是簡單乾脆的，我們滿院子的人都替王發感動着了。

王發倒也一聲不哼的低倒了頭。大概也因為他站的離火爐太近吧，他的臉上，流出麥粒大的汗珠子。終於，他把他那好像突然就加重了幾倍的身體拖了出去。

回來，教育科長說王發的態度要不得。

「我不懂？！爲什麼偏偏讓他當指導員？！」我問。

「是的。如果在我們的別的師，再不會！」教育科長點點頭之後又搖搖頭。「可是，怎麼辦呢？在張國濤時代，認識五百個字的都是知識份子，被認爲不可靠。誰都不能學習，也不敢學習——大家都是這麼落後；部隊又天天擴大着。總之，一切不良傾向的發生，都是由於文化、政治水平的低下。所以，這次對加強幹部學習的決定，是非常正確的。——不過，王發同志基本上是好的，是經過考驗的……」

談到王發的過去，教育科長又發出長篇的議論了。但是，不管他的語調是怎樣興奮，我

所聽到的，卻只是王發參軍以來一貫的作戰勇敢；在甘肅被俘的時候，曾經領導着一百二十多人，用一根鐵門門暴動出來。因為我一面忙着起草，一面對王發懷着一種質樸的憎惡。

二

王發拍桌子、摔板橙的休息過幾天，又幫助民運科做過兩個多月的民運工作，就正式在旅政治部擔負了工作。這工作不歪不斜：又是政治指導員。他一時氣憤得停止了嚷。可是他要幹下去。他知道，這是決定。

我和他在一個工作單位裏了。可是，談話的機會並不多。他扛柴、喂豬、量米、行軍做收容隊。有時候鍋刷不淨，他也要叮叮噹噹的去搞它一通。他整天忙得很呢。加以他好像又最害怕遇見教育科的人。

「指導員！你督促一下呀！勤務班、通訊班、飼養班、炊事班的學習，比賽着往下鬆，這怎麼得了呢！」我常常跟在他的身後嚷。他的答覆，就幾乎永遠是：

「同志！今天的政治課我上了呀！你又——我現在忙的要死哩。」

據檢查，要克服這種不良傾向，一定要從他搞起。可是批評他呀，就要有充份而又充份的根據。教育科長叫我去聽他講課。

在一個四面不通風的小院子裏，他站在一個破雞籠附近，面向着東南方初春的太陽，正在講着：

「……第二是相『吃』階段：你『吃』不住我，我也『吃』不住你——要改善人民生活。這是……」他發現我站在他的身旁了，把那丟在窗台上的教材抓過來，夾進胳膊窩裏去。「這是非常必要的。我在漢中府老家，一夜殺過八個，爲了啥子？——我十八歲那年，老子送我去學劊子手。我看不慣，開小差跑回來，挨了老子的一頓胖揍。後來，我老子把最後一塊地輸光，喝大煙，死毬了。」他的語調突然就悲憤起來：「可是，我給他家當長工，工錢還不够他家的利錢哩！我娘的病，一天比一天兇，沒有錢買藥——我一輩子哭過一回，就是這時候——我說，『娘呀！你死吧！爹又不在了，我再沒有牽掛，我一定給你們報仇！』我娘是世界上最的人，她真是——她最疼愛我。她聽話，死過去了。入的！入的！……好！！」他咬緊了他那整齊而潔白的牙齒，像要打架似的挽着袖子。在他彎下腰去檢掉在地上的教材的時候，

勤務班的小鬼們悄悄的笑了。

「那天夜裏，風打着哨子，月亮像一條兒紅瓢的西瓜。我撬開內宅的門，摸起一把切菜刀——狗要叫，先把牠砍掉了。進去——進去我一氣切掉了八個！他把一隻手比做切菜刀，抓過一把空氣來，切着。」後來摸着一個小猓子，和他沒有仇，沒有切。本來那三個卵婆娘也用不着切，可是我怕她們嚷。——天還沒有亮，我就上了山……」

「報告指導員！那個外號叫「小耗子」的勤務班長站起來了，「文化課上講的是相持階段——那個持是提手旁加一個寺；你講的好像是吃飯的『吃』；到底是『持』呢？還是『吃』呢？」

「我不是對你講過嗎？我認不得字。這些問題你去問文化教員好了，這不是政治課的範圍。聽着……」

那位「小耗子」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，笑瞇起他那兩顆小星似的眼睛，把他那尖尖的小嘴，向我撅過來了：

「教育幹事，你說，這是不是政治課的範圍呢？」

「小耗子」原來就有初小二年級的文化程度，在我們的學校——部隊——裏又有了一年多的歷史，瞞哄不住；加以我認爲就算是維持指導員的威信，也不應當歪曲真理；何況我又故意要把這位教員整一整。我就乾脆的答：

「這是政治課的範圍。」我看見他的大嘴向我張開了，趕快補充着：「認字當然屬於文化課。可是，這不單單是認字的問題——字弄不清，政治內容也會搞錯的。」

他閉住嘴，流起汗來了。

他是在上課以前，喊文化教員念過一遍教材的。他只是記住一些比較深刻的，凌亂的印象。他講的怕是既不是「持」更不是「吃」。這個意外的「襲擊」叫他怎麼對付呢？我只好替他解了圍。

在總支委員會擴大會議上，大家和他展開了激烈的論爭。他的論據只是一些不成道理的歪道理：「從前老子不學習一樣過雪山草地，」三十多歲的人再學認字是卵彈琴，「大家都學習成知識份子，八路軍就該垮台了……」自然，最後他被駁倒了。據大家揣測，他屈服了的原因有兩個：第一：這個會是黨的會議——他有一個想法，黨總是對的；第二：他